

「中國問題」與社會理論的牽纏

劉小楓

現代中國知識人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捍衛華夏之「道」。梁漱溟、毛澤東、牟宗三的「主義」和實踐尤其鼓勵了以西方之「道」超越西方這樣一種擔華夏之「道」的方略。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，靠支配中國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較的辯護心態，肯定會落空。

自百年前「中國問題」發生以來，漢語思想就沒有能擺脫它的糾纏，但不同的歷史時期，漢語思想把握「中國問題」的知識學工具以及心理動力是不同的。

當今漢語學界魚貫而出的「社會科學本土化」論、「後現代—後殖民話語」、「國學新潮」、「制度創新」論等等，無不顯出就「中國問題」舊問題的新提法或舊提法的新表達。這表明，漢語思想在「中國問題」上飄浮了一百年，仍在如何使這一問題轉化為何種理論形態上游離不定。在我看來，這是由於一種可稱之為「現代士大夫精神」的心理動力情結的纏礙。

何謂「中國問題」？簡扼地說，它指晚清士大夫們看到的中國所遇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：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人心秩序的確當性均需要重新論證。這種論證需求是由西方逼出來的。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次來看「中國問題」的具體定位：在歷史事功層面，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單位如何富強，在國際（國族）間的不平等競爭中取得強勢地位；在生活秩序的價值理念層面，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與西方理念的衝突如何協調，民族性的價值意義理念和相應的知識形態如何辯護；在個體安身立命的意義層面，如何維護中國的傳統終極信念的有效性，設想其解放性力量不僅對中國有效，也對西方有效。這樣看來，「中國問題」可謂現代意義上的「道」崩，士大夫能不臨危擔「道」？

當中國面臨「列國競爭」的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格局，「中國問題」自然就出現了，從世界範圍來看，也有「德國問題」和「俄國問題」，但中國知識人被「中國問題」糾纏，不僅是命運，亦是使命。中國的「道」面臨被西方政治—文化毀滅的危難，現代士大夫的擔「道」使命是如何抗衡西方。那末，百年來中國知識人在思考「中國問題」時採用過哪些知識學工具，構築了甚麼樣的理論，以此擔華夏之「道」呢？

晚清知識人的主要擔「道」識資源是傳統經學，現代今古文經學論爭

(康、章)的內在動力是「中國問題」，清末民初引入西學和種種「主義」話語，更換了擔「道」的知識資源，儘管這些資源和「主義」種類不一，基本上可以分疏出幾種不同的知識學路向：文化哲學的路向(梁漱溟、朱謙之、張君勱)，實證科學的路向(胡適)，人類學—社會學的路向(吳文藻、潘光旦、費孝通)，社會主義的民族化政治路向，參照西歐哲學構架重設的心學路向(熊十力、牟宗三)；參照西方史學和經驗科學原則重設的史學傳統路向(顧頡剛、陳寅恪、錢穆)。概而言之，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「道」，是現代中國知識人的共通點。

70年代末以來，漢語思想學術在經過幾十年的政治非常時期後，對「中國問題」的把握在知識資源和分析工具的擴建方面，有了進一步的積累。對「中國問題」的理解，仍然受擔「道」心態支配，似乎分析工具在變換，心態一直沒有改變。

現代擔「道」心態在民族性比較中積聚了種種情結。「中國問題」的不同提法，受到這些情結的約束。

現代士大夫式的擔「道」精神基於捍衛華夏之「道」。梁漱溟、毛澤東、牟宗三的「主義」和實踐尤其鼓勵了這樣一種擔「道」方略：以其人之「道」還治其人之「身」，以西方之「道」超越西方：它基於無比強烈的華夏民族驕傲遭到傷害時產生的怨恨情感。當代士大夫精神要繼承和捍衛的，正是這種基於怨恨的以西方之「道」鄙棄或超越西方的情結。

民族性比較中積聚的種種情結，一再推延了「中國問題」向現代性問題的轉化，使得中國的社會理論遲遲難以建立起來，按舍勒(Max Scheler)—哈貝馬斯(Jürgen Habermas)的三種知識類型的劃分，前述「中國問題」的三個層面對應於三種知識的旨趣和利益取向：在社會理論中，這三種知識類型融構成不同的社會理論模式。當韋伯(Max Weber)、特洛爾奇(Ernst Troeltsch)、舍勒、哈貝馬斯、盧曼(Niklas Luhmann)等在考慮「德國問題」時，其社會理論的建構融構了不同的知識類型的旨趣和利益，使「德國問題」切實轉化為現代性問題。這是德國知識人的擔「道」與中國知識人擔「道」的表層差異：深層差異是，不存在借他者之「道」還治他者之「身」的士大夫精神。「道」不同不相為謀，但現代士大夫精神不能撇開西方的知識理論，於是，民族性原則與科學原則之間的緊張，無法消除或轉化。

漢語思想在把握「中國問題」時，尚未能有效地融構不同層面的旨趣和知識學，因而也就不能切實地把「中國問題」轉化為現代性問題。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，靠支配中國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較的辯護心態(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」)，肯定會落空。

「主義」論爭在當今中國又有復興之迹，思想衝突和競爭對學術思想的發展是良性的，但「主義」論爭若無社會理論為基層結構，反而受士大夫精神(無論如何要與西方不同)的驅使，歷史大概要循環了。

至於文人們的士大夫擔「道」話語中表露出的更為抒情的怨恨情狀，就不贅述了。